

第六章 結論

中國的山水詩向來與文人的遷謫意識脫離不了關係。魏晉時期，政局動蕩不安，當時的士子有感於時勢紊亂，無力回天，在通過老莊玄學思想的浸濡下，開始嚮往求仙、隱逸和自然山水的遊覽。東晉的陶淵明天性「穎脫不羈，任真自得」，不屑「為五斗米折腰」，歸返田園後，創作了許多以躬耕生活為主要題材，語言自然質樸、恬淡平和的農村詩作；與他同時的謝靈運懷才不遇，轉而縱情山水，刻畫大量模山範水「大必籠天海，細不遺草木」¹，以記遊、寫景為主，興情、悟理為輔，工筆細膩，色彩鮮明的山水佳篇。陶、謝二人在描摹自然景觀與審美主體上皆有所不同，分別開啟了山水田園詩的濫觴。在唐代，山水詩已臻成熟，並取得了主流的位置，自盛唐孟浩然詩風清新淡遠，王維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²，李白雄渾蒼鬱、飄逸豪放，中唐柳宗元「淒神寒骨，悄愴幽邃」³，再到晚唐的杜牧構思精巧、落想新奇，許渾興象玲瓏的藝術風格，可以說是異彩紛呈，各異其趣。明代胡應麟《詩藪》曰：「盛唐句如海日生殘夜，江春入舊年；中唐句如風兼殘雪起，河帶斷冰流；晚唐句如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，皆形容景物，妙傳千古，而盛、中、晚界限斬然。故知文章關氣運，非人力。」⁴形容唐代山水詩風的轉變和整體社會的走向有著相同的趨勢，論道頗為貼切。

由於政治失意轉而寄情山水的白居易，在蘇杭二州完成了他年輕時的宿願。典郡期間，他利用閒暇時間遊走於山川名勝、古蹟巷弄，每至一處，心有所感，便題筆為詩。杭州與蘇州皆是江南名郡，風光明媚，景色霞麗，西湖、孤山、靈隱、天竺，在他的筆下愈添秀美，虎丘、靈巖、太湖、橋梁，皆與他的題詠遙相輝映。白居易晚年回到洛陽，苦於再也沒有機會回到蘇杭走訪，所以他寫下了許多懷念蘇杭的作品，這些作品語淺意深，風情宛然，洋溢著他對於過去遊歷江南的歡樂之情，如〈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韻〉：

送春君何在？君在山陰署。憶我蘇杭時，春遊亦多處。為君歌往事，豈敢辭勞慮？莫怪言語狂，須知酬答遽。江南臘月半，水凍凝如瘵。寒景尚蒼茫，和風已吹噓。女牆城似竈，雁齒橋如鋸。魚尾上齷淪，草芽生沮洳。律遲太簇管，日緩羲和馭。布澤木龍催，迎春土牛助。雨師習習灑，雲將飄飄翥。四野萬里晴，千山一時曙。杭土麗且康，蘇民富且庶。善惡有懲勸，剛柔無吐茹。兩衙少辭牒，四境稀書疏。俗以勞俸安，政因閑暇著。

¹ 朱金城《白居易集箋校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5月三刷）〈讀謝靈運詩〉卷七，頁369。

² [宋]蘇軾《東坡題跋·書摩詰藍田煙雨圖》（台北：藝文出版社，1967年《百部叢書集成》據明崇禎毛晉校刊本影印），第22冊。

³ 丁成泉《中國山水詩史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5年8月初版），頁126。

⁴ [明]胡應麟《詩藪》（《全明詩話》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5年第一版），第三冊。

仙亭日登眺，虎丘時遊預。望仙亭在杭，虎丘寺在蘇。尋幽駐旌軒，選勝迴賓御。舟移溪鳥避，樂作林猿覩。池古莫耶沉，石奇羅剎踞。劍池在蘇州，羅剎石在杭州。水苗泥易耨，畚粟灰難鋤。紫蕨抽出畦，白蓮埋在淤。菱花紅帶黯，溼葉黃含菸。鏡動波颭菱，雪迴風旋絮。手經攀桂馥，齒為嘗梅楚。坐併船腳歌，行多馬蹄踰。聖賢清酌醉，水陸鮮肥饌。魚鱠芥醬調，水葵鹽鼓絮。雖微五袴詠，幸免兆人詛。但令樂不荒，何必遊無倨？吳苑僕尋罷，越城公尚據。舊遊幾客存？新宴誰人與？莫空文舉酒，強下何曾筍。江上易優遊，城中多毀譽。分應當自盡，事勿求人恕。我既無子孫，君仍畢婚娶。久為雲雨別，終擬江湖去。范蠡有扁舟，陶潛有籃輿。兩心苦相憶，兩口遙相語。最恨七年春，春來各一處。⁵

其他還有〈九日思杭州舊遊寄周判官及諸客〉⁶、〈憶杭州梅花因敘舊遊寄蕭協律〉⁷、〈想東遊五十韻并序〉⁸、〈問江南物〉⁹、〈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二首〉¹⁰、〈早春憶蘇州寄夢得〉¹¹、〈感蘇州舊舫〉¹²、〈感舊石上字〉¹³、〈和夢得夏至憶蘇州呈盧賓客〉¹⁴等詩皆是睹物思情、顧念舊遊之作，其中又以〈憶江南詞三首〉¹⁵最能道出白居易對於蘇杭的一往情深：

江南好，風景舊曾諳。日出江花紅勝火，春來江水綠如藍。能不憶江南？
江南憶，最憶是杭州。山寺月中尋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頭。何日更重遊？
江南憶，其次憶吳宮。吳酒一盃春竹葉，吳娃雙舞醉芙蓉。早晚復相逢！

歷代吟詠蘇杭景致的人繁不備載，例如張繼、羅隱、林和靖、張岱等皆是文壇上的大家。雖然說在白居易之前已有初唐詩人宋之問、盛唐詩人李白題詠天竺、靈隱二寺，然而宋之問大多創作一些粉飾太平、頌揚功德之應制詩，唯有〈靈隱寺〉一詩較具有自然脫俗的意境，而李白〈送崔十二遊天竺寺〉和〈與從侄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寺〉二首描寫天竺寺的景色真率飄逸、豪放不羈，又與白居易平易明暢、富有生活氣息的寫作手法有很大的差異。此外，唐代的韋應物、劉禹錫、宋代的蘇軾、明代的袁宏道與白居易均有在杭州、蘇州任職的經歷，並寫下許多山水田園詩，然而無論是從作品的質量、數量，以及對後世所造成的深遠影響來看，除了蘇軾可與之媲美外，白居易的蘇杭形勝詩筆調清新而又含蘊雋永，有許

⁵ 同註 1，〈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韻〉卷二十二，頁 1471。

⁶ 同註 1，〈九日思杭州舊遊寄周判官及諸客〉卷二十三，頁 1588。

⁷ 同註 1，〈憶杭州梅花因敘舊遊寄蕭協律〉卷二十三，頁 1595。

⁸ 同註 1，〈想東遊五十韻并序〉卷二十七，頁 1872。

⁹ 同註 1，〈問江南物〉卷二十七，頁 1883。

¹⁰ 同註 1，〈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二首〉卷三十二，頁 2205。

¹¹ 同註 1，〈早春憶蘇州寄夢得〉卷三十一，頁 2148。

¹² 同註 1，〈感蘇州舊舫〉卷三十五，頁 2399。

¹³ 同註 1，〈感舊石上字〉卷三十五，頁 2400。

¹⁴ 同註 1，〈和夢得夏至憶蘇州呈盧賓客〉外集卷上·詩文補遺一·詩詞一，頁 3853。

¹⁵ 同註 1，〈憶江南詞三首〉卷三十四，頁 2353。

多佳句流傳於世，不僅朗朗上口，且又為大眾所喜愛稱讚。清代錢大昕作《虎邱創建白公祠記》讚美白居易有三不朽：

古人稱三不朽，以立言與立德立功並稱，言豈易立哉！言之立者，根乎德，通乎功，而一以貫之，非徒組織其詞以為麗，詰屈其句以為功者也。唐太子少傅白文公，早踐清要，直道事君，其章奏可以彌縫主闕，其諷諭可以宣達下情，而終始一節，不肯干進，嶮然於闕幸之朝，超然於朋黨之局，使其遭時遇主，功豈在房、魏、姚、宋下；而時命限之，獨以詩為百代宗師。公之立言，出於性之所好，要非有慚於德，亦豈無意於功哉！當寶曆初元，公來刺蘇州，次年即移疾去，在郡未久，史不詳其治行，然讀其〈郡齋走筆〉詩有云：「救煩無若靜，補拙莫如勤。削使科條簡，攤令賦役均。敢辭稱俗吏，且願活疲民。」藹藹乎，懇懇乎，洵古循吏之言也。又於虎邱重開寺路，桃李蓮荷，約種二千株，今山塘尚有白堤之稱，其有德於吳人甚厚，而郡志不備書。自郡學名宦祠而外，未有專祠，以慰邦人尸祝之忱，豈非中吳之闕事耶？予承乏茲郡，兩載以來，留心掌故，有味乎公靜勤之言，因念昔賢轍跡所至，湖山藉以生色。況公於虎邱，有開路之績，而一年十二度，遊賞之數，亦無過於此千秋萬歲，精爽必留戀焉。……嘗讀公〈詩石記〉，言年十四五時，慕韋、房二公詩酒仙之名，謂異日蘇杭苟得一郡足矣。厥後自蘇歸洛，值劉夢得守蘇，作〈憶舊遊〉一篇寄之，又有〈夢蘇州寄馮侍御詩〉。晚歲編次文集為五本，其一藏蘇之南禪寺，自少至老，眷眷於蘇如此，而報功仰德之舉，至今始得以藉手。¹⁶

白居易有立言之不朽，其詩文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¹⁷，數量之多，為唐人之冠，除少數散佚，其餘皆流傳至今。歌詠蘇杭詩亦居唐人之首，凡歷史勝蹟、自然風景、四季風情，無一處無他的題詠；方志參考其詩文，作為地理位置之考核、人文佳景之備載；歷代文人欣賞其性情，紛紛學其閒適淡雅，遊山歷水，賞景記遊，語言平淡，不事雕琢，而能收到情景交融之狀，此為一不朽。

其次有立德、立功之不朽，他終其一生秉持著儒家民本主義，「達則兼善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」，外放蘇杭雖是「吏隱」思想的徹底實現，卻仍不忘要濟世救民，削簡科條，降低賦稅，杭州有西湖白堤，因為他的良善規劃，而成為美麗的煙柳繁華地，蘇州有虎丘山塘，經過他的開鑿美化，而形成溫柔富貴鄉。後世建有「三賢堂」，並祠韋應物、白居易、劉禹錫，紀念他們在蘇州的賢良善政，亦建有「五賢祠」祭祀著韋應物、白居易、劉禹錫、王禹偁、蘇軾五位才賢對於杭州的建設。凡三不朽，白居易名至實歸。

¹⁶〔清〕錢大昕《虎邱創建白公祠記》（輯入陳友琴《白居易資料彙編》北京：中華書局出版，1962年12月第一版），頁328、329。

¹⁷ 同註1，外集卷下·詩文補遺三，頁3916。